



(美国) 萧逸

# 魔法神功

表

前将

萧逸著

# 魔法神功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SAN88/06

## 二十二

三四十里路程，不消一回工夫，就已赶到五虎岭北首，上官靖闪入一片松林，急忙脱下身上女子衣衫。

他从革囊中取出长衫、快靴，匆匆穿好，抹去脸上用脂粉易的容，再戴上面具，然后用剑挖了一个土坑，把五师姐的衣衫、靴囊一起埋入土中，用脚踩平。然后腰骨一挺，恢复了身高，才举步走出松林！这一瞬间，他不由得猛然一怔！

原来林外已经守着两个灰衣道士了！目光一掠两人，沉喝道：“二位是什么人？”

两个灰衣道士中，左首一个道：“朋友呢？你躲在松林里作甚？”

唐纪中道：“我的事，你们管得着吗？”

他心中闪电般转动，忖道：“这两个灰衣道士一定是跟在我身后来的，看来决不能放过他们……”

于是探手入怀，摸出银哨，嘟着嘴吹了两声。

左首灰衣道士看他吹起银哨，不觉失声道：“你……”

哨音甫起，两道人影劲疾如流星划空泄落，那是无形刀邢鏗和长白神拳莫奇龄。

唐纪中心头大喜，立即以“传音入密”说道：“二位前辈，这两人是魔教高手，他们追踪在下，似乎已看出在下的破绽，千万留他们不得！”

一面伸手一指二人，喝道：“杀！”

那灰衣道士刚说了个“你”字，无形刀那铿一声不作，挥手一掌，一道凌厉如刀的掌风已经直劈过去。

左首道士身形闪动，喝道：“你快叫他住手，是自己人！”

长白神拳莫奇龄也一下欺到右首道士身前，一拳直捣过去。

这两个灰衣道士的身手也不弱，一连避开了两人的两记攻势。

唐纪中那容他们缠斗下去，趁他们不备，暗中拂指若戟，凌空点出。

两个灰衣道士正忙着闪避正面敌人的攻势，自然是无法兼顾到唐纪中所戟出的指风，立被制住穴道。

两个灰衣道士身形一滞，一个被无形刀那铿劈中心窝，一个被长白神拳莫奇龄击中了胸门，立时倒地死去。

唐纪中急忙飞掠过去，伸出手在两具尸体上面拍了拍两掌，解开他们两人被制住的穴道。

如果万一有人仔细的检查时，就不会发现他们是先被点了穴道，才中了掌拳死的。

那铿以“传音入密”问道：“上官少侠，这两人是谁？”

唐纪中也以“传音入密”答道：“三官庙的一千人，其实只是魔教外围而已，魔教巢穴，是在数十里外一处洞窟之中，在下跟踪一个灰衣道士去的，不料被他们发现，追踪而来，所以只好请二位前辈相助，在下必须先行离去。

二位前辈是神志被迷的人，只要有人进入咱们地区，就

可以格杀毋论，他们就无法查得出来了。”

邢鏗点头道：“少侠快走吧！”

唐纪中道：“在下还要到林中去取东西，就烦二位前辈在这里巡遛了。”

说完，返身走入林中，把埋在土中的女人衣衫取出，功运双掌，搓了一阵，衣衫立时成为一堆布屑，然后再埋入土中，移来一方大石，压在上面。

他看了看，已经不留痕迹了，才扬长离去。

回转三官庙，已快是四更将尽，推门跨入房中，目光抬处，只见霍如玉一双手支头，倚在床前一张木椅上打盹。

她轻轻地掩上房门，走近她身边，附着她耳旁轻声道：

“妹子！你怎么还没睡呢？”

霍如玉吃了一惊，急忙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刚回来吗？”

唐纪中低声道：“我有话和你说，快睡到床上去。”

霍如玉惊颤地道：“你……要做什么？”

唐纪中脱下长衫，低声道：“天快亮了，我有很重要的话和你说，我们是夫妻，我回来了，那有不上床睡的？你只好勉为其难了。”

霍如玉红着脸，低垂粉颈，羞急地道：“你不能！”

“放心！”唐纪中拉着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我是有正经事和你说。”

一手放下了布帐。

两人和衣躺下，霍如玉一颗心已经快要 from 口腔里跳出来了，一面低声道：“你现在可以说了。”

唐纪中转身和她睡到一个枕头上，才附着她耳旁，把刚



才的情形，详细地说了一遍。

他当然不会完全照实说出来，只说自己误打误撞，进入管巧巧的房间，管巧巧和她五师姐奉命巡山，返房取剑，自己制住了两人，改扮成她五师姐，才从石窟中出来。

霍如玉矍然道：“这消息果然很重要，天亮之后，要赶快通知金鼠才好。”

唐纪中道：“贤妻说得极是！”

霍如玉轻嗔道：“你……”

“难道你不是我的妻子！”

唐纪中不让她有说话的机会，一把搂住她娇躯，嘴唇很快地堵住她樱唇，一双手也从她衣衫里滑了进去。

霍如玉身子起了一阵羞怯的颤慄，她柔若羔羊，并未峻拒，任由他的手游移在颤动的双峰间。

唐纪中吻得更紧密了。

两人同样的感到心跳加剧，呼吸急促，本来就两情相悦，现在已成为干柴烈火，大有箭在弦上之势！

突然房门上响起两下叩指之声，一个娇脆的少女声音叫道：“唐领队，老夫人请你去一趟。”

唐纪中一惊，慌忙松开了搂着的她。

霍如玉飞红了脸，不胜娇羞地道：“你快去吧！”

唐纪中跨下木床，伸手取过长衫披到身上，一手提起长剑，开门走出，只见一个绿衣小环站在门口等着自己。

这小环眉目如画，还飞红了双颊，她正是飞虹。

他看着她，含笑道：“飞虹姑娘，劳你久候了。”

飞虹蓦地一怔，睁大一双黑白分明的美眸，朝唐纪中望来，问道：“唐领队怎么会知道小婢的小名呢！”

唐纪中道：“在下听他们这样叫着姑娘，在下才知道的。”

“不对！”飞虹摇着头道：“小婢的小名是叫飞虹，但副总管因小婢的名字和必副总管相同，才改叫小婢小红，没人会叫我飞虹的。”

唐纪中尴尬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哦！哦！在下是听人说过，所以才叫了出来，姑娘不见怪才好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飞虹偏过头来眨眨眼，问道：“唐领队是听谁说的呢？”

唐纪中摸摸鼻子，思索着道：“在下一时倒想不起是谁来了。”

飞虹低着头道：“小婢只告诉过一个人。”

唐纪中故意笑着道：“那人一定是姑娘的心上人。”

飞虹听得大羞，忙道：“才不是呢！”

她低着头，急步朝前行去。

她口中虽在否认，但唐纪中看得出来，她内心正在怀念着这个人，粉脸虽红，眼神中却流露出少女迷惘的喜悦。

唐纪中看在眼里，心中不禁一动，真想过去拉住她的手，轻轻地告诉她：“是你亲口告诉我的。”

当然，这话他是不会说出口的。

跨进东首精舍的月洞门，走廊上站着四名绿衣使女，这时天色堪堪黎明，小天井中静悄悄的，只有鸟雀吱吱喳喳的报晓声音！

飞虹走近阶前，脚下一停，回身道：“唐领队请进。”

唐纪中举步跨上石阶，就有两名绿衣使女打起了低垂的湘帘。

唐纪中说了声：“多谢！”

他一脚跨入客厅，目光一转，小客厅中，除了上首坐着面垂轻纱的“老夫人”——管玲玲。

左首一把椅子上坐的是面貌和上官靖一般无二的花豹侯元。

下首椅上坐着的是总管秦皓。

右边则是楚琬。

一共只有四个人。

唐纪中赶忙趋上两步，朝上首拱拱手道：“属下唐纪中，见过老夫人，不知老夫人召见，有何指示？”

老夫人一抬手道：“你且坐下来。”

唐纪中依言就在下首一张椅上坐下。

只见楚琬望着自己深深地投以一瞥，这一瞥当中包含了关切和讯问两重意义，关切的是自己的安危；讯问的则是昨晚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？

老夫人的目光透过面纱，也朝唐纪中投来，问道：“纪中，你昨晚率同神武队的人在那里巡逻？可曾遇上什么事没有？”

“完了！很可能是两个灰衣道士被杀的事了！”唐纪中心头一动，急忙答道：“属下是以三官庙为中心，把人手分为两拨，一拨由邢铿、莫奇龄、霍天柱、万青峰四人负责东首，北至五虎岭，南至芦店。

一拨由封居易、陆其昌、何津舫、章守勤四人负责西首，至登封为止，另由南官望负责两地支援，属下天亮前刚回来，并未发现什么事故。”

老夫人回头朝秦皓道：“秦总管！你告诉他吧！”



唐纪中吃惊地道：“难……难道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秦皓微微地攒了一下眉，说道：“事情是这样，昨晚四更光景，两个行宫灰衣使者在五虎岭偏西的松林前被杀……”

“灰衣使者？”唐纪中忍不住问道：“那是什么人呢？”

秦皓道：“这里没外人，老朽不妨告诉唐老弟，灰衣使者乃是本教行宫中的传令使者，昨晚三更时分，有一个女子潜入行宫，由两个灰衣使者一路尾随到五虎岭，今晨才发现他们被杀，一个死在无形刀下，一个死在长白神拳之下，所以要向老弟问一问情形。”

楚琬听说昨晚潜入行宫的是一名女子：心中大奇，不觉朝唐纪中看来。

唐纪中为难地道：“秦总管，在下……虽是神武队的领队，但这些人神志被迷，在下怎么问他们呢？”

再说，他们负责巡逻的地区，闯进两个不相识的人来，他们不知道什么行宫使者，自然要放手一搏，格杀毋论，所以不能怪他们呀！”

言外之意，是怪行宫事前没下通知。

“唐纪中这话也是不错。”老夫人点着头，说道：“大师兄只知责人，不知责己，我早已说过，咱们神武队的人，神志被迷，不分敌我，只要进入他们巡逻区，就会不顾一切和你拚命。”

要他向上面报告，制发一种可以让神武队识别的记号，以免发生误会，他们一直没回覆，现在出事了，倒向咱们来查问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愤然地道：“他在行宫里，就自以为高高在上，好象我就是他的属下了，秦总管，你回去告诉大师兄，如果觉得神武队的人杀错他的手下，就请他来接管神武队好了。”

唐纪中心中暗道：“原来那些灰衣道士都归她大师兄管的，听她口气，似乎对大师兄很不满意！”

秦皓连忙拱手道：“老夫人歇怒，令主要老朽前来，是为了昨晚行宫逃走的一名女子，咱们这里有没有发现她的踪影？”

老夫人哼道：“咱们这里，外巡由神武队负责，内巡由楚琬负责，直到现在并没发现什么行迹可疑的女子，如果此人往这里来的，还会不被发现吗？”

一面转脸朝唐纪中道：“据我看这潜入行宫的女子，除了沈雪姑，不会有第二个人，咱们这里，可得严加戒备，你出去分配一下，白天也要派人巡逻，以防有人潜入。”

接着又朝楚琬道：“你也要分配人手，不可疏忽了。”

唐纪中、楚琬两人各应了一声“是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好了！你们先出去吧。”

唐纪中、楚琬起身告退。

两人走出月洞门，楚琬偏过头来，以“传音入密”问道：“昨晚闯进行宫去的不是你吗？我真替你耽心死了。”

“谢谢你！”唐纪中也以“传音入密”说道：“不瞒你说，那个潜入行宫的女子，就是在下。”

“是你！”楚琬身躯一震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你改扮了女子进去的？”

“非也！”唐纪中道：“是出来的时候才改扮成女子”

的。”

唐纪中以“传音入密”把昨晚的经过，大略地说了一遍。他说的情形和告诉霍如玉，是一样的。

楚琬笑道：“亏你想得出来！”

唐纪中脚下一停，拱拱手道：“在下还要办事去，要先走一步了。”

楚琬仍以“传音入密”说道：“今晚二更，我仍在亭子里等你。”

唐纪中回转西院，进入房中。

霍如玉已经盥洗完毕，看他走入，不禁脸上一热，低声问：“老夫人召唤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唐纪中道：“我们快出去，在路上我再告诉你。”

霍如玉道：“这么要紧吗？”

唐纪中道：“现在天色已经大亮，我奉老夫人之命，白天也要派人巡逻，严加戒备，我得立时把人派出去才行。”

霍如玉道：“那就快些走吧！”

他们来到西首僧寮，昨晚值班的人，果然都已回来了。

南宫老人立以“传音入密”说道：“解药只能给谢东山、崔介夫、金赞廷三人，其余的人，暂时不可给他们解药。”

唐纪中就分派宁胜天、焦五、柴一桂、娄通、敖六等五人，负责巡逻三官庙东首，北至五虎岭，南是芦店。

李天云（卞药师改扮）、谢东山、崔介夫、金赞廷等人，负责西首一路，至登封止。

赤煞西门渊负责两地支援的事宜。

分配完毕，两拨人立时就出发。

唐纪中因此刻是大白天，西首一路，直通登封，和少林

寺极为接近，较为重要，决定自己亲自前去登封这条路上看看，并要赤煞西门渊和自己夫妇同行。

要赤煞西门渊同行，就是要他担任这条路上西首的把风，以防白衣圣教贼人暗中跟下来窥伺。

李天云（卞药师）和霍如玉也分别担任警戒；唐纪中很顺利地给谢东山、崔介夫、金赞廷三人服下了解药。

金鼠扮了何津舫，白天没任务，不好出来，就由卞药师代他把消息传了出去。

现在除了宁胜天、霍五、柴一桂、姿通、敖六五人，是南宫老人认为他们有问题的，暂时不给解药之外，还有一个则是赤煞西门渊，此人生性凶狠，杰敖不驯，一旦给他服下解药，就不会再听命令。

这也是南宫老人授意，不可给他解药，其余被迷失心神的人，都已经清醒了。

唐纪中夫妇从登封回来，又走了一趟五虎岭、芦店，虚应故事地巡视了一番，白天自然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回转三官庙，已是午牌时候。

两人刚走进西院，一名当差的汉子就垂着手道：“少庄主、少夫人回来了，老爷子已经问过两次了。”

唐纪中问道：“爹在那里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快开饭了，老爷子就在客堂里。”

唐纪中、霍如玉急忙穿过小天井，走入中间客堂，只见唐世良已经坐在上首一张太师椅上。

他看到两人走入，一手摸着八字胡须，说道：“为父听说你们出去巡视，尚未回来，没什么动静吧？”

唐纪中道：“没有。”

唐世良道：“刚才唐禄赶来报告，说你大伯也赶来了，昨晚到了少林寺，为父所以急着要找你们回来。”

唐纪中道：“爹有什么指示？”

唐世良一直摸着胡子，深沉地道：“他来了，自然也带了‘七绝散’，幸亏为父早有准备，把解药掉了包。

这瓶仅存的解药，就在为父手中，你率领神武队，难免和你大伯遇上，所以为父分装一小瓶，你拿去收好。

如果发现你大伯扬手撒出七种不同颜色的烟雾，就要立即取出小瓶旋转瓶盖，对着鼻孔闻上少许，就可无事了。”

说着，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，递了过来。

那小瓶只有一节小指大小，上面有着十来个细孔，就像装胡椒粉的瓶子一般。

唐纪中答应一声，伸出双手接过小瓶。

唐世良目光一注，神情似乎微微一震，一手摸着嘴上的八字胡，就没作声了。

这时正好那名当差的汉子在客堂中间一张八仙桌上摆好三付碗筷，送上了酒菜。

唐世良问道：“秦总管、宓副总管都没回来吗？”

那汉子应了声：“是！”

唐世良站起身，走到中间坐下，一面抬手道：“你们饭后可能有事，快坐下来吃饭吧！”

唐纪中、霍如玉在他左右坐下。

霍如玉伸手取过酒壶，给唐世良面前斟满了一杯，就没给唐纪中斟酒。

唐世良含笑道：“如玉，纪中平时总要陪为父喝上几杯，今天也许有事，不能多喝，你给他斟上一杯吧！”

霍如玉粉脸一红，低头道：“媳妇就因为他当了神武队领队，怕喝酒误事，才不给他斟的。”

唐纪中暗道：“差一点露了马脚。”

一面却笑着道：“喝一杯决误不了事，爹都说了，你还不给我喝吗？”

霍如玉道：“好嘛！”

果然手捧银壶，给唐纪中面前也斟了一杯。

唐纪中拿起酒杯，朝唐世良说道：“爹，孩儿敬你老人家。”

唐世良微微笑道：“酒要慢慢地喝，你就喜欢喝急酒，一口干了，能品尝到酒的色香味吗？”

他浅浅地喝了一口，说道：“如玉，你只管先吃饭，不用给为父斟酒了，喝酒的人，要自斟自酌才有意思。”

霍如玉只得把酒壶送了过去，起身装了一碗饭，就低头吃了起来。

父子俩喝完一杯。

唐世良把酒壶一推，笑道：“为父看你喝了一杯不过瘾，这样吧，再喝一杯，就不准喝了。”

唐纪中欣然道：“多谢爹。”

他取过酒壶，给爹和自己面前斟满了酒。

唐世良朝霍如玉含笑道：“如玉，你一向喜欢吃豆瓣鱼，是不是放在为父面前，你就不好下筷了？这样吧，你把红油排骨换过来，给咱们下酒，把这盘鱼换过去好了。”

左手端起了豆瓣鱼，朝右边递了过去。

霍如玉只好把一盘排骨移到爹面前去，伸手接过豆瓣鱼的盘子。

唐纪中喝完两杯，霍如玉就替他装了一碗饭。

唐世良却自斟自酌的喝着酒。

不多一回，唐纪中吃了两碗饭，就不再吃了。

两人依然坐着作陪。

当差汉子替他俩送上茶，就退了出去。

霍如玉捧起茶盏正待喝茶，忽然“砰！”地一声，茶盏跌落地上，打得粉碎，她口中发出一声轻“咦！”，坐着的人，也摇摇欲倒。

唐纪中急忙站起，过去把她扶住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霍如玉一个人倒在他怀里，张张口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

唐世良道：“别动她，她不碍事的。”

他举杯喝了一口，目光一抬，又道：“因为老夫发现她并非如玉，所以不得不……”

这话，已极明显，他在那盘豆瓣鱼里作了手脚。

唐纪中暗暗一惊，急道：“爹！她是如玉……”

唐世良微微一笑，站起身，过去掩上了门，说道：“不是，你也不是纪中，明人面前不用说假，你们扮得也确实维妙维肖，但老夫是纪中的爹，细微小节，如何瞒得过老夫的眼睛，你把纪中夫妇如何了？”

唐纪中心头一震，他抱着霍如玉让她头脸靠近自己的胸口，那是因为胸口挂着黄衫客送他的一颗螭珠，专解天下任何奇毒。

一面笑了笑，道：“老爷子大概还不想让人知道吧！”

唐世良道：“不错！老夫儿媳都在你们手里，所以并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但老弟应该明白，你中了唐门散功奇毒，只



有老夫能解。”

他是在取过酒壶之时，下的毒了。

唐纪中早已运气检查过，身上丝毫没中毒的现象，这就颌首道：“老爷子是如何发现的呢？”

唐世良哼道：“你伸手来拿七绝散解药时，老夫才发现的，纪中左手掌根有指头大一块青疤，假冒的人当然不会有，纪中从小练的是毒沙掌，不能喝酒，此事如玉当然知道，她经老夫一说，居然给你斟上一杯酒，老夫才知道连如玉都是乔装来的。”

在他说话之时，霍如玉娇躯一挺，从唐纪中怀里站了起来，哼道：“唐门散功毒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”

唐世良吃了一惊，目注霍如玉问道：“姑娘如何解去的？”

霍如玉披披嘴道：“我只是一时不小心罢了，区区散功毒又能奈我如何？”

唐世良望望唐纪中惊异地道：“这么说，老弟也没中毒了？”

唐纪中微微笑道：“在下生来不怕奇毒，老爷子信不信？”

唐世良后退一步，点头道：“你是上官靖！”

唐纪中道：“在下可以奉告老爷子，令郎令媳都很好，不久就可以安然回来，目前在下还不想离去，老爷子应该知道如何自处吧？”

唐世良又退后了一步，凛然道：“你要杀老夫灭口？”

唐纪中道：“那也不用如此，老爷子只要喝醉酒，昏睡上一天，也就够了。”

唐世良神色微变，嘿然道：“老夫即将成为四川唐门的掌门人，岂能受制于人？”

左手大袖一拂，从他袖中飞出一篷黄烟，其中寒光闪烁，细如牛毛；大袖堪堪拂出，右手扬处，已经掣出剑来。

霍如玉蛾眉一挑，叱道：“唐世良，你真是个不识死活的老匹夫……”

唐纪中一摆手道：“你不用理他！”

一下便挡在霍如玉的身前。

霏霏黄烟，弥漫一室，但到了唐纪中身前三尺，立即消失无形，一篷细如牛毛的黑芒针也好像打在一堵无形的气墙上，纷纷落到地上。

唐纪中缓缓走向前去，说道：“你为了想谋夺四川唐门掌门人，竟然连自己儿子、媳妇的性命都不顾了吗？”

唐世良脸色煞白，僵在那里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你再走上一步，老夫和你拚了。”

话声甫出，人影一闪而至，手中长剑急疾如风，闪电般刺出七剑，剑光乍展，七点寒星已分刺唐纪中胸前七处大穴。

出手之快，当真可以说是凌厉无前！

但唐纪中连身子都没动一下，右手抬处，三个指头一下就扣住了唐世良的剑尖，含笑道：“对你来说，醉上一天，可以保住你身家性命，这是最便宜的交易了。”

随着话声，三个指头一松，却已弹出三缕指风。

唐世良那里还有还手的机会，就被制住了穴道。

唐纪中走上一步，取下他手中长剑，还剑入匣，然后把散落在地上的黑芒针捡起，一面以“传音入密”朝霍如玉